



乌鸦日记

洪水怪兽

乌鸦保护神的爆笑战斗史

注意！抓怪兽时要保持安静，不许笑出声来！

【英】马库斯·塞奇威克/著
(Sedgwick, M.)

【英】皮特·威廉姆森/绘
(Williamson, P.)

李宁/译



【英】马库斯·塞奇威克/著
(Sedgwick.M.)

【英】皮特·威廉姆森/绘
(Williamson,P.)

李宁/译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洪水猛兽 / (英) 塞奇威克 (Sedgwick,M.) 著; (英) 威廉姆森 (Williamson,P.) 绘; 李宁译. —天津: 新蕾出版社, 2011.8

(乌鸦日记)

书名原文: Flood and Fang

ISBN 978-7-5307-5206-7

I . ①洪… II . ①塞… ②威… ③李… III . ①儿童文学—图画故事—英国—现代 IV . ①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5954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2011-101

Text copyright © Marcus Sedgwick 2009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Pete Williamson 2009

All rights of Marcus Sedgwick and Pete Williamson to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Orion Children's Books.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Orion House, 5 Upper St. Martin's Lane, London WC2H 9EA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LTD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arrang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发行: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300051)

出 版 人: 纪秀荣

总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022) 23332422

传 真: (022) 233324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40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奥斯兰城堡里，居住的

都是怪人，各式各样的傻

瓜、蠢蛋和怪胎。他们拥有

同一个神秘的守护者，名字

叫做埃德加。



每一次，我都不得不
把这个家族从他们自己卷
入的麻烦中解救出来。



我想我一定是又染上跳蚤了。这非常有可能。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把我关在这个卑鄙老旧的笼
子里，只允许我偶尔在高阳台上散散步、拍拍翅膀。
这个阳台到处都是碎石，杂草丛生。在这种环境下，
我生了跳蚤，就无须惊讶了，这可不是我的错。

我不休息的时候，会花很多时间用嘴巴和指爪在
羽毛里东啄西啄，为的就是抓住这些跳蚤。但是，我
已经是只老乌鸦了。我要是把头扭得太厉害就会脖子
疼。所以，我暗自忖度，不如留下一两只跳蚤等我下
次再抓，不要一次都捉光了。其实它们要是能好吃点
儿，我就不会这么做了。

无论如何，就像我提到的，我是一只老乌鸦，而



004 洪水猛兽

且我也不想被卷入麻烦与争吵中，但我很无奈，我总是遇见这种事。

因为奥斯兰人都非常愚蠢，就是这些人，每一次，我都不得不把这个家族从他们自己卷入的麻烦中解救出来。

就拿上星期三来说。

星期三，你只要想想看，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黄道吉日。在白痴男孩卡维德最高亢的尖叫声中，这一天开始了。他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我又从笼子里逃出来了。

我咒骂他，是因为他还养着一只宠物猴子——法拉，给一只猴子取这样的名字多可笑呀。（注：英文中，卡维德是指草，法拉是指农夫，农夫都是除草的，卡维德这么做，是在表示对自己名字的不满意。）

你我都知道，卡维德这是为了报复父母给他取

的名字，虽然他报复错了。事实上，卡维德这个名字是他的母亲为他决定的，因为她先前把为第一个孩子取名的权利让给了她的丈夫。那孩子是卡维德的姐姐——莎蒂。你能指望一对叫万维尼和米蒂的父母给孩子取出什么样的好名字呢？

万维尼是一家之主，我们的国王，我们的统治者。他确实是一个君主，是

旧时代维苏威火山金雀花王朝
奥斯兰家族的君主。

米蒂是他的妻子，奥斯兰王后。米蒂不是她的真名，不然就太可笑了。她的真名是朱弗米玛。米蒂只是爱人间相互戏称的众多糟糕昵称中的一个。

这种昵称也被称为“宠物名字”，但你不能真的给一只猴子取名



叫“米蒂”。

你也不该叫猴子“法拉”，因为这名字是卡维德从俚语中借用的一个词，他是精确地估计到用俚语给猴子取名能多大程度上激怒他的父亲后，才决定使用的。在这一点上，他估计得非常精准。



使用俚语确实比使用其他方式更容易让万维尼暴怒，譬如说，如果一个词的开头音是下降音“hs”，他就会用一个低沉而颤抖的喉音去读。我不知道“法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词，但它确实能伤到万维尼的心。

这猴子是卡维德十岁时收到的生日礼物，所以没人反对他取的名字。但是“法拉”这个名字导致卡维德被关了一星期的禁闭。而且，万维尼盛怒之后，就去他东塔的实验室了，连续两个星期都没露面。

卡维德对我有个印象，就是我不喜欢猴子，他

错了。

我是讨厌猴子。

我讨厌它一刻不停的唠叨，讨厌它豆大的眼珠，讨厌它的小红马甲，从头到脚我都讨厌它。要是莎蒂知道我的想法，她一定会斥责我。她会告诉我“讨厌”是个感情太过强烈的词语。好吧，那我就用其他表达方式来代替“讨厌”——我要是有机会，任何一点点机会，我就会杀了那猴子。

接着说上星期三的事情，当眼镜仔卡维德发现我从笼子里跑出来，飞进餐厅时，他立刻用他能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尖叫起来。

“他又跑出来了！妈
妈！**埃德加**又跑出来了！”

其实卡维德不是个坏孩
子。他看上去瘦骨伶仃，头发又短
又黏，还带着一副有着厚厚镜片的眼





镜，这让他的眼睛看上去更小了。他一次能吃好多个派，但却完全不胖，总是一副刚跟着南极远征队探险回来的样子。总而言之，这个可怜的孩子总是一副被吓破胆的样子。他一直是个被害妄想狂，狂想到让人惊讶的地步，可以被授予“最易惊吓奖”。

他对生活总是惴惴不安，现在，他又开始担心我会对那猴子不利。其实，我才应该惴惴不安，因为只要法拉抓住我，它就会扭断我的脖子。

现在，只要卡维德一吹口哨，法拉就过来抓我。然后，整个城堡里都充满了嘈杂的脚步声和人的叫喊声，比如：“在那儿！”“关上窗



户！” ，还有“网在哪里”。

这个见鬼的城堡也卷入对我的围堵当中了。突然之间，我所有的逃生路线都被堵住了，连一扇门、一扇窗都没给我留下。我被困在盥洗室里。

我咒骂这该死的城堡，它有时候会站在人类那边。但是为什么那天早上，它又选择和奥斯兰人站在一起，而没有选择我这边，我无从知晓。

但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那就是在这里，我比他们任何人都要住得久一些。

当我停落在天花板的一道横梁上时，我敢说，整个家族和一半以上的仆人都在下面瞪着我。

他们大呼小叫，对我指指点点。我不怕向他们展示自己的愤怒，我转过身去，拿后背对着他们。我的逃跑不是毫无缘由，但就是有人不想被我拯救。很多时候，他们只是简单地没有意识到我是他们的守护天使。

我把嘴巴藏进我的左翅下，这是消除怒气的好方法。我刚啄了几下羽毛，突然发觉底下安静下来，然后就听到莎蒂的声音。

“埃德加！”她叫道，“埃德加，你为什么不下来呀？”

这个恶魔般的女孩让我怦然心动。我不知道这个女孩是怎么做到的，但在一瞬间，我突然就不生气了。我在横梁上踱起步子，朝下张望着。

或许是因为她的头发，又长又黑，闪闪发亮，好像老埃德加夫人的羽毛，她的羽毛一直像新挖掘出的煤炭一样黑亮，直到某天她从树上跌下去，被野狗吞掉了。

那些美好的日子！

莎蒂长得很像她的妈妈，更确切地说，更像她妈妈年轻而风趣的时候。莎蒂和她妈妈米蒂，还有米



蒂的妈妈，这个血缘一脉相承。话说斯里温卡祖母，一直住在城堡最高的阁楼上。她很少露面，这一点我很开心，因为她是个古怪的老妇人，还是少见为妙。

“来吧，埃德加。”莎蒂用热牛奶一样可爱的声音说道，同时向我扬起手臂。我立刻被她的笑容所征服，从横梁上飞下去，落在她手腕上，还不小心绊了一跤。我抽动了一下嘴角，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任由莎蒂带我回到高阳台后面的红房子里的笼子里去。

“那里呀，那里呀，埃德加。”莎蒂用她最甜美的嗓音低声吟唱。我像一个老迈爱睡觉的老乌鸦一样，立刻沉睡过去，把刚才的一切彻底忘掉了。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在第一宫殿的楼梯上乱飞？我在泥土里发现了什么？我又在地下室里闻到了什么？

莎蒂温柔地把我放回窝里，关上门，还用一把小链锁把门锁上。她要走的时候，还在疑惑地自言

自语：“你是怎么跑到笼子外面来的，太不可思议了！”

的确如此，他们坚持把我锁在笼子里，是因为他们老爱说“这样锁着，埃德加就不会弄伤自己”，连最聪明的莎蒂都这样认为。

我实在没办法解释我老爱出去到处溜达的原因。

她刚关上笼子，我



就又想起那种怪味道来，那种怪味道像洪水一样在我小小的脑海里蔓延泛滥。

“**啊啊！**”我抱怨地大叫一声，这在乌鸦的语言里是非常粗鲁的一个词。我得靠自己做点什么了。

我从笼子顶部探出头观察，周围并没有人。我轻轻按动笼门闸上那块包着黄铜的地方，笼门像往常一样被打开了，我轻巧地跳到地毯上。

呵呵，这就是为了教育他们从一个退休魔法师手上买一个二手的笼子是多么地不可靠，除此之外，我确实也是诡计多端了一点儿。

